

蔡雯◎著

纳兰词

解读

十年踪迹十年心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目 录

醉心自然	1
惜花：《蝶恋花》	1
春花：《东风第一枝·桃花》	3
夏花：《一丛花·咏并蒂莲》	5
秋花：《锦堂春·秋海棠》	7
冬花：《减字木兰花》	8
树木：《临江仙·卢龙大树》	10
杨柳：《临江仙·寒柳》	11
丝雨：《采桑子·咏春雨》	13
飞雪：《洛阳春·雪》	16
鸿雁：《临江仙·孤雁》	18
明月：《减字木兰花·新月》	20
眉山：《相见欢》	22
塞上：《蝶恋花·出塞》	23
用心生活	25
取名：《填词诗》	25
宜居：《满江红·茅屋新成却赋》	28
会友：《浣溪沙·郊游联句》	30
上元：《金菊对芙蓉·上元》	31

七夕：《鹊桥仙·七夕》	34
中秋：《琵琶仙·中秋》	35
重阳：《采桑子·九日》	37
读书：《忆王孙》	39
姿颜：《鹧鸪天·离恨》 /	41
狩猎：《风流子·秋郊记事》	43
痴心情感	46
相识：《金缕曲·赠梁汾》	46
相契：《虞美人》	50
道义：《金缕曲·简梁汾》	52
初恋：《减字木兰花》	55
成婚：《浣溪沙》	58
悼亡：《沁园春》	60
悔恨：《南乡子·为亡妇题照》	64
回忆：《虞美人》	66
阻隔：《临江仙》	67
幻灭：《梦江南》	70
问心生命	72
贫富：《采桑子·塞上咏雪花》	72
才命：《金缕曲·姜西溟言别，赋此赠之》	74
仕处：《潇湘雨·送西溟归慈溪》	76
兴废：《浣溪沙》	79

生死：《山花子》	82
冷暖：《踏莎行·寄见阳》	84
聚散：《送荪友》	85
附录：纳兰性德大事年表	88
后记	90

醉心自然

惜花：《蝶恋花》

蝶恋花

东风第一枝•桃花

一丛花•咏并蒂莲

锦堂春•秋海棠

减字木兰花

临江仙•卢龙大树

临江仙•寒柳

采桑子•咏春雨

洛阳春•雪

临江仙•孤雁

减字木兰花•新月

相见欢

蝶恋花•出塞

萧瑟兰成看老去，为怕多情，不作怜花句。阁泪倚花愁不语，暗香飘尽知何处。重到旧时明月路，袖口香寒，心比秋莲苦。休说生生花里住，惜花人去花无主。

我的身心犹如暮年的庾信，行将老去，因为害怕多情动情，所以不再创作怜花的词句。倚花含泪，忧愁不语，眼看着花朵凋谢殆尽，不知要流落何方。

又到了从前走过的、那条被明月照着的小路，衣袖留香，犹是清寒，心里万般滋味却犹如秋天的莲子一样苦涩。不要说世世代代都住在花间，惜花的人去了，花已经没有主人了。

据陆龟蒙的《小名录》载：“庾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有天竺僧呼信为兰成，因以为小字。”所以词里的“兰成”，指的便是庾信。庾信是南朝人，开始在南朝梁国做官，后来出使到北国的西魏，却不料后半生都羁留在北方。因为去国离乡，他的辞赋风格产生了明显的转变，“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诚如杜甫在《咏怀古迹》

中所言，锦心绣口的庾郎，在经历了人事沧桑之后，已经变得如秋天般“萧瑟”了。纳兰便是以庾郎自比，昔年那个发下誓愿，生生世世与花为伴的少年已经离去，如水的岁月带走的，是少年的心性，是惜花的情怀。

辛弃疾曾有《定风波》一词云：“毕竟花开谁作主，记取，大都花属惜花人。”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花，也是在懂花之人面前才开出了自己独特的风韵，惜花之人，便当得起是花的主人。在这首词中，纳兰虽然明言今日的自己已非昨日，不复惜花，但是词中的他，依旧脉脉含泪，深情对花，依旧关心那飘尽的暗香的去处，用沉痛苍凉的口气写失去主人后无所凭依的落红。其实，词人始终没有改变，只是年少时的理想无法实现，爱妻又过早病逝，岁月的消磨让经历了人世沧桑巨变的纳兰，渐渐尘封了年轻时的炽热。

花之色相，花之品貌，花之精神，每每吸引着爱花、赏花之人的注目和历代文人墨客的歌咏。如花美眷，如花似玉，最美好的事物总是有着花的精魂。《红楼梦》中的女儿，赏花作诗，夜宴群芳，抽签成谶，每一支签，每一种花，都是一个女儿精神的诠释和命运的暗示。钱花与葬花之间，深蕴着作者对于美好凋残的痛惜。在李汝珍的《镜花缘》中，落入凡间的花之精灵，兼具美丽与才华，以女儿之身舞动着花样的生动和鲜活。

大抵梅花高洁，牡丹富贵，芙蓉脱俗，菊恬淡，兰从容。不同的花，开放在不同的时节，有着不同的姿态，她们被置于文化传统中，赋予了不同风神的美。赏花不独悦目，而且赏心。

任何时候，都不要让自己丢掉了赏花的心情。每一种花都在不同的节令，开出了自己的姿容，拥有独特的风致。一年四季，皆有花开，从古至今，我们的生活里，也有花开。

春花：《东风第一枝·桃花》

薄劣东风，凄其夜雨，晓来依旧庭院。多情前度崔郎，应叹去年人面。湘帘乍卷，早迷了、画梁栖燕。最娇人、清晓莺啼，飞去一枝犹颤。背山郭、黄昏开遍。想孤影、夕阳一片。是谁移向亭皋，伴取晕眉青眼。五更风雨，莫减却、春光一线。傍荔墙、牵惹游丝，昨夜绛楼难辨。

薄情的东风，凄冷的宿雨，在庭中淅淅沥沥地下到天明。多情的崔护，还应感叹着，去年曾和桃花相映成趣的红颜，如今已不知去向。卷起用湘竹编制的帘子，飞舞的落花早已迷蒙了在画梁上栖息的燕子。黄莺一早在枝头啼叫，那叫声如此动人，当它飞去以后，桃枝犹自颤动。

桃花在黄昏中，开遍了山城的背坡。牵挂那孤寂的花影，傍着夕阳西下的余晖。是谁把她移到了水边的平地，与那亭亭玉立的情影为伴？一夜的风雨，没有减去一丝春光。鲜艳的桃花依旧依偎在薛荔墙下，牵惹着游丝，与那红色的楼阁相互掩映，难以分辨。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首家喻户晓的诗歌出自唐代诗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相传清明时节，崔护外出郊游，来到一个被桃花装点得异常美丽的村子，因为口渴到民居中讨水，邂逅了一个温柔美丽的女子，手中持水，临风小立，与桃花相映成趣，这偶然的初见令崔护难以忘怀。第二年，诗人故地重游，桃花依旧，却已人去庭空，崔护感慨万千，便写下了这首诗。纳兰的这首桃花词便是从这个故事起笔，把桃花与人、桃花与爱情晕染成一幅意象式的图画。时而，花与人互相映衬，以花衬人，以人映花；时而，花与人融为一体，亦花亦人，浑化无迹。这首词用笔非常含蓄，那黄莺飞去后犹自颤动的桃枝，与桃树相映带的红楼，都是稍微点染，便自收笔，暗示之后，激发的是人们无垠的想象和心底的一丝怅惘。

无数动人的诗句和传说，因为有了桃花纤巧而娇媚的映衬和点染，而越发显得浪漫与瑰丽。相传，北齐人卢士琛的妻子崔氏，是个才貌

双全的女子，以桃花花瓣和雪为其子净面，边洗边念：“取红花，取白雪，马儿洗面作光悦；取白雪，取红花，马儿洗面作妍华。”从此，便流传着用桃花雪水洗脸能洗出一副姣好面容的传说。以桃花称美人，以桃花喻美人，更几乎成了诗人们的共识。

明代的杂剧作家孟称舜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写作了《桃花人面》一剧。其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叶蓁儿的女孩子，她犹如桃花，于桃花时节出生，于桃花时节萌发爱情，于桃花时节为爱死，复于桃花时节为爱死而复生，与所爱之人再结良缘。她的名字来自《诗经》：“桃之夭夭，其叶蓁蓁。”（《周南·桃夭》）女主人公正如桃花，美丽而花期短暂，柔弱易逝，但是薄命之后，作家依然使之复生，给予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寄寓了美好的期望和祝福。

桃花象喻着美丽的姑娘，桃花源更是中国传统文人们心中的乌托邦，“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陶渊明《桃花源记》）。这个人间盛境是中国文人创造的天堂，它是身处禁锢中的人们对自由精神的歌唱，它超越了一个时代，只剩下一种无为，任随着自然的律动，唱出心底最富于生命气息的声音，人的精神也随着飘落的花瓣自然而然地舞着。夹道的桃花林，便容纳了所有关于美好和幸福的希冀。

早在远古神话中，追日的夸父便在将死之时掷下手中的拐杖，继之化为桃林，给后来追逐光明的人一点阴凉，一些可以止渴的果实。相传，食蟠桃可以长生不老，桃木也被制成各种器物，如桃弓、桃人、桃印、桃符、桃梗等，用来驱邪避灾。今天人们还在家中悬挂桃木剑，使用桃木梳，表达着祈求福泽、远离灾祸的美好愿望。

当然，桃花从古典文明产生之初，便以一条文化脐带和爱情天然关联。今天仍然反复挂在我们口里的“桃花运”，便是指情场得意的机缘；面相里生得“桃花眼”之人，更是具有吸引异性的天然力量，似乎与生俱来便和“情”之一字结下了不解之缘。而“面泛桃花”的说法便是形容一个人正走着“桃花运”，会得到很多异性的追求。

桃，以驱邪避灾之木质，延年益寿之果食，娇羞百态之花朵，从古至今，都与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情感世界密切相关。直到现代，还有很多诗人用新诗的诉说，回溯到古典的传统。桃花，那一种姿容，那一段风花雪月的故事……

夏花：《一丛花·咏并蒂莲》

阑珊玉佩罢霓裳，相对绾红妆。藕丝风送凌波去，又低头、软语商量。一种情深，十分心苦，脉脉背斜阳。色香空尽转生香，明月小银塘。桃根桃叶终相守，伴殷勤、双宿鸳鸯。菰米漂残，沈云乍黑，同梦寄潇湘。

秋天到来，并蒂的莲花宛若将《霓裳羽衣曲》舞至零乱而止的佩玉女子，又像一对身着红衣联袂而来的少女。她们情意绵绵地在风中摇曳，宛若步履轻盈的凌波仙子，就那样缓缓地低下头，脉脉私语。她们怀着同样的款款深情，同样至为苦涩的莲心，背对着斜阳迟暮。

在这如洗的月色下，在这小塘之中，即使香消玉殒了，也会生出新的清香。她们正如桃根、桃叶两姐妹一样终身厮守，身旁始终陪伴着双宿双栖的鸳鸯。菰米层层犹如天上的浓云，她们正如舜帝的娥皇、女英二妃，把同样的梦魂葬于潇湘的云水之中。

这首词着重描写了即将凋残的并蒂莲花的意态。据《太真外传》载：“唐玄宗梦游月宫，有仙女舞此曲，玄宗密记之，遂传入人间。”这里所提到的曲子，就是《霓裳羽衣曲》。另据《明皇杂录》载：“玄宗梦凌波池中龙女，制《凌波曲》。”后诗词诸家每每混淆二曲，用以描写水生花卉婀娜的姿态。舞罢霓裳，又舞凌波，相知相契，凋残的意味被逐渐淡化，融化在一种绝尘的至美和并蒂的深情中。

词中所提到的“桃根”、“桃叶”是一对姐妹，《六朝事迹类编》中载：“桃叶者，晋王献之爱妾名也，其妹曰桃根。”无论是桃根、桃叶，还是同为舜帝溺于湘水的娥皇、女英，这些喻体如此动人，因为饱含情韵而饶于姿态，也因为词人这种深情的赋予，使作为本体的并蒂莲花，更添意味。而“菰米漂残，沈云乍黑”之句则自杜甫《秋兴八首》“波漂菰米沈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句化用而出，暗喻着荷花的凋落。

康熙十九年、二十年，纳兰与好友顾贞观、严绳孙、秦松龄等相聚京畿，文人雅集，赏花作诗。在其他人的词集中，也都有以《一丛花》为词牌，吟咏并蒂莲的作品。在友人团聚的温暖环境下，纳兰的笔下也生出了许多暖意，眼见将死的莲花，却收起了一贯的凄楚，代之以深情的唯美。美的逝去固然令人怅惘，但是如果有一个知己相伴终生，一同老去，也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莲与“怜”同音，而在古代，“怜”即是“爱”的意思，所以古人所说的采莲含有强烈的求爱意味。莲又被称为水芙蓉，在《古诗十九首》中便有“涉江采芙蓉”的句子。南朝乐府《西洲曲》中说：“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莲子青如水”正是“怜子清如水”的谐音，爱你之情似水样澄明，表达了一个痴情女子对男子的纯洁爱情。其实，中国的莲花比之西方的玫瑰，是东方式的爱情象征。不同之处在于，玫瑰取爱之炽热，莲花则尊爱之纯洁。

莲，不愿开在陆地上的花朵。因为水的涵养，便多了几分多情和灵秀。正如周敦颐的描述，她“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曹雪芹塑造了很多如花的女子，却独独把“风露清愁”这芙蓉式的姿态给了黛玉。在曹雪芹心中，黛玉的脱俗、柔弱、多愁、婀娜，正像这芙蓉花，是群芳之冠、百花之后，是最饶姿态和风致的一种花朵。

正因为此，芙蓉的凋落也更加牵动着人们的心怀。李清照的《一剪梅》起笔便以一句“红藕香残玉簟秋”奠定了伤别伤春的凄凉色调。姚燹的《普天乐》也诉说了相似的心怀：“芙蓉谢，冷雨清灯读书舍，待离别怎忍离别？”在这份无可挽回的伤悼中，在离别后一贯的刻骨思念里，凭吊的也是随时间逝去的美丽青春。贺铸的《踏莎行》则在感伤之余，容纳了愤慨的情绪，“断无蜂蝶慕幽香，红衣脱尽芳心苦”的莲花，最终“却被秋风误”了，像贺铸这样的高洁磊落之人，最终郁郁终生。越是纯洁，越是美丽的逝去，越能增添人们无限的怅惘。

莲，作为古典文化中“清”的精神代表，绽放成一株株高洁而纯粹的理想，直到现代的新月派诗人朱湘也还继续着采莲的歌咏。在所爱

的人面前捧上一束鲜艳的红玫瑰固然是表达爱情的一种方式，但是，何妨携着她的手，泛舟于荷塘之上，领略一下“莲动下渔舟”之美。相信拥有莲花式的纯洁爱情，才是中国人关于爱情的终极理想。

秋花：《锦堂春·秋海棠》

帘际一痕轻绿，墙阴几簇低花。夜来微雨西风软，无力任欹斜。仿佛个人睡起，晕红不著铅华。天寒翠袖添凄楚，愁近欲栖鸦。

帘幕外一痕浅浅的绿，墙荫下绽放了几簇低矮的海棠花。一夜秋风微雨的抚打，她们毫无气力似的相依相偎。

像是因醉而睡，未及卸妆的妃子，不施脂粉脸上已布满红晕，刚刚醒来，阴冷天气的侵袭又增加了几分凄楚，愁近袭人，飞鸦欲栖，已是黄昏时候。

据《太真外传》载：“上皇登沉香亭，召太真。妃于时卯醉未醒，命力士使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韵残妆，鬓乱钗横，不能再拜。上皇笑曰：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唐明皇用海棠慵懒的意态，诠释了杨贵妃带醉含羞的婀娜。苏东坡继之而歌咏：“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颠倒了本体和喻体的秩序，姿态却是一致的。《红楼梦》中醉后的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业经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枕边堆满花瓣，四周犹是红香飞舞，美人酣眠的姿态把醉意与睡意、花香与魂香、蝴蝶梦与女儿梦就这样交织在一起，织成一幅迷离而生动的画面，深锁在人们对于美的印象里。随着时空的距离，美的轮廓反而逐渐清晰了起来。而“睡美人”史湘云，似乎被海棠的精魂牵引着，在群芳夜宴中，又抽到了海棠花签，“只恐夜深花睡去”，成为她生命之美的谶语。

眼前颤动的花影，是清晨的海棠花，还是睡起的女子？

在众芳芜秽的秋日，海棠的风韵自是深深吸引着纳兰这个百花主人，在这首词之外，纳兰还有一些吟咏秋海棠的作品。他在塞上时，得到家人书信，信中说八月海棠已经开花，纳兰即为此写下了一首《临江仙》，其中有云：“可怜寂寞粉墙东。已分裙衩绿，犹裹泪绡红。”

秋海棠，又名八月花、断肠花。相思句中，断肠声里，蕴涵着一个凄美的故事。《采兰杂志》上说：“昔日女子，怀人不至，泪洒地，遂生此花，色如妇面，甚媚，名断肠花。”从前有一个姑娘，怀念着远方的游子，把如花的光景消耗在长久的等待中，但是游子始终未曾归来，姑娘伤心痛苦的泪水洒在地上，却生出了奇异的花朵，如同姑娘的面容，异常娇媚动人。这种用泪水孕育滋养的花朵，便被唤作断肠花。正如纳兰在一首《临江仙》中所说：“旧欢如在梦魂中。自然肠欲断，何必更秋风。”花如同那个姑娘，本欲断肠，奈何天寒秋风又添凄楚。八月海棠，因为有了这个故事，而平添了许多凄楚的美丽，吸引了很多爱怜的目光。

大观园中于秋日创建的诗社便以白色的秋海棠为吟咏主题，诗社也被唤作海棠社。秋天绽放的白色海棠花，冰清玉洁，绚烂之极，归于素淡，“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白秋海棠落入宝钗工致的句子中，沾染着墨香，静静地开出了自己的姿态。而黛玉风流别致地吟咏“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更使花在知己的眼中开出了灵魂。八月的白色海棠花，有着带露梨花的纯洁颜色，有着暗香疏影的风骨精魂。

矮矮的几株秋海棠，浸润着女子断肠的泪水，浮动杨妃、湘云带醉的意态。八月里，别忘了去看看她，去做一回惜花人，做一回海棠花主。娇艳的八月海棠，因为有了主人的怜惜，而增添了几分风致；我们平淡的生活里，因为有了她，而增加了无限美丽。

冬花：《减字木兰花》

从教铁石，每见花开成惜惜。泪点难消，滴损苍烟玉一条。怜伊太冷，添个纸窗疏竹影。记取相思，环佩归来月上时。

任是再冷酷坚硬的人，看到这娇俏开放的花朵，心里也会涌起一种不自禁的赞叹和爱怜。那一瓣瓣淡淡的晕红，似是女子抹拭不去的泪痕，深情无限，把一树苍翠如玉的枝条点染得凹凸起伏，难以平复。

春寒料峭，夜气逼人，你一定觉得冷了吧？我在你对面建了幢茅屋，好让萧萧的竹影，映在那纸窗儿上，为你作温暖的屏护。请你记

着这份相思相恋的情谊，来年今日，香魂归来时，风裳云袂，环佩叮咚，我们还在这月下相会。

这首《减字木兰花》是吟咏梅花的作品，不正面描写，却深得梅花的风神。笔笔咏物，却也笔笔关合纳兰心系之人。天地一片严寒的冬末，无限柔情的词人看到梅花开放，心中藏着深深的怜爱和疼惜，于是推己及人，认为任凭是谁，任凭如何铁石心肠，看到此花开放，也会心生怜惜。然而，他并非仅仅止于这种深挚的怜惜，他还要取来湘竹植为林窗，为梅花遮风挡寒。

相传，舜在巡狩之时，死于苍梧，他的妻子娥皇、女英两姐妹追踪到湘水边，投水而死，于是“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湘竹上面的斑斑点点，正是二妃远望苍梧，临江恸哭的泪痕。这泪痕难以磨灭，远处望去，斑驳的竹林烟雾迷蒙。而此时竹林却是为了守护梅花，害怕寒风呼啸而过，梅花零落成雨。

“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记江南江北。想佩环月下归来，化作此花幽独。”南宋布衣词人姜夔在他自创曲调的《疏影》中这样写道，词人认为只有为国远嫁他乡的美女昭君，才能代表梅花的风神。花魂归来的时刻，月下的梅花，风骨依约，娇羞百态，凝成了最美的一瞬，凝成了永恒的姿采。

这首词是纳兰为其初恋情人而作，至于他的初恋是谁，历来众说纷纭。或曰被选入宫的表妹，或曰被迫出家的侍女，无论是怎样的身份，可以知道，她是纳兰初恋即为之心系的人。在纳兰心中，她有比似昭君的容貌，她有比似梅花的风神。

梅花，因其独特的绽放时间，为历代文人所喜爱，被誉为“花间四君子”之一。宋初的隐士林逋有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山园小梅》）从此梅花便与归隐之趣结下了不解之缘。暗香疏影作为一个特定词汇，成了梅花的代称。姜夔自度的咏梅曲调也以《暗香》、《疏影》为名。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陆游的《卜算子》作为著名的咏梅词之一，脍炙人口。描写了梅花于驿

外独自盛开，脱俗高洁，即使零落成尘，香亦如故。古代词人的咏梅佳作大多以此为着眼点，来描写梅花宛若君子的品质，除了对这种花开之美的赏爱和赞叹，也寄托了自身的道德追求。李清照也在《渔家傲》中写道：“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月玲珑地。共赏金尊沉绿蚁。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避开了百花争艳的春天，梅花独于风雪时节绽放。这是一处清幽的所在，这是一种独特的况味。于是，梅花无论是在夕阳之下，还是月华之中，都能突出自己独特的气质和风韵。

她绽放于冰雪凝严地，力斡春回，兼具美丽、风骨，以及远离尘嚣的脱俗。她开放在古人的频繁歌咏中，蕴涵了独特而古典的高雅和纯洁。“一片冷香惟有梦，十分清瘦更无诗”，纳兰的知己顾贞观这样写道，相同的取向让梅花拥有了自己的标格，不同的感觉和描摹又丰富了梅花的内涵。寻梅、访梅、赏梅、咏梅中，都蕴涵了一种追求，一种向往。

今天，依旧能看到很多人，踏着雪花去寻梅，想必也是寄托了对君子人格的追慕，以及对古典幽趣的向往。

树木：《临江仙·卢龙大树》

雨打风吹都似此，将军一去谁怜。画图曾见绿阴圆。旧时遗镞地，今日种瓜田。系马南枝犹在否，萧萧欲下长川。九秋黄叶五更烟。只应摇落尽，不必问当年。

汉代的冯异将军离开以后，大树像这样被雨打风吹，已经无人怜爱。曾在《大树将军图卷》的画卷中看见它郁郁葱葱，茂盛非常。只是旧时让它扎根的战场，今天已是成片的农田。

征人因怀念家乡而系马的南枝，如今是否健在？落木萧萧，将要飘落长川。深秋的黄叶被深锁在清晨的雾气中。只应该面对这凋零的景象，不要再去回忆当年的盛况。

《后汉书·冯异传》载：“异为人谦退不伐……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从此，这位将军便与这种大树结下了不解之缘，树也被称为将军树。至于“系马南枝”

的说法，则是从《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中“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的句子化用而来，借以表达怀恋家乡故国之情。

这首词作于康熙二十一年秋，是时，纳兰正在前往梭龙的途中，看到卢龙大树，有感而赋。它并非是单纯的咏物之作，而是寄托遥深，借对大树的描摹刻画，抒发了吊古伤今、感时伤事之情。

一棵树，总是用从容和淡定面对着悠悠的岁月，它立于道旁，见证了争战与和平，见惯了自然的轮回和人世的变迁。《世说新语》中有记载说，东晋大将桓温在途经金城时，“见前为琅琊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涕”。抒发了人生短暂之悲。

早在宋玉的时代，诗人便在《九辩》中抒发了“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感慨。人们于树的荣枯间，看到的是自然的轮回、家国的命运和美人英雄的垂暮。

如果在这绿影婆娑的疏枝密叶之间，掸落了树被赋予的沉重意义，“看花应不如看叶，绿影扶疏意味长”，于花的美艳易逝之外，树木依旧不乏自身的悠远韵味。及至现代，女诗人林徽因在《人间四月天》中，依旧歌咏着春树那“新鲜初放芽的绿”。

春天，几抹鹅黄初上枝头，把春神东君的消息通报人间；夏天，遮天蔽日的成片树木把烈日挡在外面，给人们带来凉阴；秋天，草木凋落，萧瑟的枝叶舞在秋风中；冬天，寒冷的冰雪覆在枯枝之上，宛若玉树琼花。一年四季，树木都有着不同的姿态，行走在道旁，不要忘了，停下脚步，细细体味。

杨柳：《临江仙·寒柳》

飞絮飞花何处是，层冰积雪摧残。疏疏一树五更寒。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最是繁丝摇落后，转教人忆春山。湔裙梦断续应难。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

飞絮飞花，都在何处？厚厚的冰雪摧残着柳树。一树稀疏的枝条在清晨时分显得愈加清寒。她喜欢和明月相伴，尽管身心憔悴，却可以相互关心。

在繁茂的柳树落尽了柳叶，只剩下干枯的枝条后，我更想起了眉毛如柳叶般的亡妻。想要重续和妻子在一起的时光的好梦却是不可能实现了。她紧锁的双眉之间凝聚着那么多憾恨，任是西风也吹不散。

纳兰这首吟咏寒柳的作品，同时也是一首悼亡之作。自从琴瑟和谐的妻子卢氏死后，纳兰从未停止过对亡妻的怀念，在纳兰

眼中，天涯踪迹，都遍布着妻子的影子。这首词便是作者以眼前寒柳，映照出自己的萧瑟心境写下的。

《北齐书·窦泰传》载：“窦泰，字世宁，大安捍殊人也。初，泰母期而不产，大惧。有巫曰：‘渡河湔裙，产子必易。’泰母从之，俄而生泰。”窦泰的母亲到了产期却没有生下孩子，非常害怕，于是听从巫师的建议，到河中让流水打湿裙子，很快便生下了窦泰。纳兰用“湔裙梦断”之语，则是喻指自己的爱妻正是因为产子而死，如今好梦已断，只能黛蛾长敛，风吹不展。

选择以柳来寄托自己深挚的感情，是中国古典文化积淀下来的传统，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审美情趣。柳，谐音为“留”；柳丝之“丝”，谐音为“思”；柳絮之“絮”，谐音为“绪”，发音的特点让柳与送别之景，思念爱侣、思念家乡之情从一开始就结下了天然联系。柳之自然景观被附加上古典文化传统，也成了古典传统中特有的人文景观之一。

早在《诗经·采薇》中，便有着“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句子，“浮云玉叶君不知，思君惜去柳依依”；“含露桃花开未飞，临风杨柳自依依”，无论是萧子显，还是隋炀帝杨广的诗句，都写出了柳条妩媚绵长，随风飘动，在送别的堤岸上，似乎要牵住离人衣襟的意态。这样的姿态，和她似“留”的发音，真是如出一辙。

提起隋炀帝这位历史上著名的暴君，这位弑父杀兄、让国家二世而亡却颇具文学才华的皇帝，倒不得不说说他和柳的“渊源”。隋炀帝生平最爱柳树，相传他曾下令把自己尊贵的姓氏赐给这样一种树，于是柳便成了唯一拥有帝王之姓的植物。古典诗词戏曲中每每提到“杨柳”，往往不是杨树和柳树的并称，而是特指柳树。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王昌龄这首著名的《闺怨》诗便描写了闺中的女子见到柳而起“思”（丝），后悔当初容让丈夫远去追逐功名，留下自己一个人独守空闺的心理。

在送别之时，中国传统文化中更有“折柳相送”的习俗，诚如南朝文人顾野王在《芳树》中所言，“幽幽桂叶落，驰道柳条长。折荣疑路远，用表莫相忘。”而诗人江总的句子则显得更为无奈：“春心自浩荡，春树聊攀折。共此依依情，无奈年年别。”（《折杨柳》）在离人相送之际，无须多言，默默地折下一枝柳条，这浓浓的情意便足以心领神会了。

“垂柳无人临古渡，娟娟独立寒塘路。”明末清初的民族英雄陈子龙在其咏柳诗句中，以柳来喻指自己的平生知己和挚爱柳如是。柳如是是有名的传奇女子，寄于柳姓，正是表达了她对自我的认同。她自幼流落风尘，在和陈子龙的短暂遇合中，相知相惜，萌发深挚爱情，继而同居之后，很快便被陈子龙的家人拆散。这段爱情的失落给了她很大的打击，在她的诗词中，也有以《寒柳》为题的作品，寄寓了自己的凄凉身世：“更吹起、霜条孤影，还记得、旧时飞絮。”（《金明池·寒柳》）

柳，以其独特的姿态风致和人文内涵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树中之冠。在她婀娜的姿态里，蕴涵了无尽的思（丝）绪（絮），有着帝王对之的钟情和离人对其的偏爱。在黄昏的渡口，攀折一枝柳条，在这折柳的姿势里，蕴涵着浓得化不开的情意，蕴涵着恋恋不舍的心怀。

丝雨：《采桑子·咏春雨》

嫩烟分染鹅儿柳，一样风丝。似整如欹，才着春寒瘦不支。凉侵晓梦轻蝉腻，约略红肥。不惜葳蕤，碾取名香作地衣。

细若烟雾的春雨，落在刚刚泛起鹅黄色的柳枝上，真仿佛是同样在空中飘动的柳丝，她的枝条忽矜庄忽欹侧地泻洒下来，像是刚刚受到春寒的侵袭而不堪承受。